

流年记

## 虫鸣拾趣

孙光

浅夏，院墙栅栏上的蔷薇次第绽放，像一幅缓缓铺展的绚丽画卷，黛绿的枝叶间，缀满了粉的、红的花朵。院内架子上的猕猴桃也不甘寂寞，天女散花般挂满了密集的小黄花。我伫立院中，被眼前的姹紫嫣红、淡雅芬芳所迷醉。这时，耳畔传来一阵细柔的嗡嗡声，几只蜜蜂映入眼帘，在花朵间穿梭飞舞。恍惚间，思绪像是穿越了岁月的缝隙，回到了儿时那些藏在虫鸣里的快乐时光。

大自然里的声声虫鸣，对孩童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。小时候，我家在城里的部队大院。记得有一次，爸爸带着我和妹妹去院内花园玩。花园里栽种的月季花，正开得绚丽多姿。我调皮地折下一段月季的嫩梢，放进嘴里咂摸，一丝清甜在舌尖散开。蜜蜂的嗡嗡声吸引了我，看见它们在花朵中忙碌着，我便好奇地用手去捉。刚碰到蜜蜂，指尖便被狠狠地蜇了一下，立刻感到一阵钻心的痛。爸爸见了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帮我拔出手指里的蜂刺，一边告诉我：“蜜蜂是非常勤劳、勇敢的昆虫，只有感受到危险，才会用体内的刺进行自卫，而它自己也会因此丧命。”从那以后，我心中便对蜜蜂有了几分敬畏。

当然，也不是所有的虫鸣都能吸引我，令我喜欢。比如苍蝇的声音。过去，住的是平房，上厕所都是去外面的公共旱厕。每次去厕所，苍蝇便会纷纷嗡嗡地围拢过来，落在我的脸上和屁股上。我厌恶地用手驱赶，也无济于事。还有那些烦人的蚊子，它们总是在夜里偷偷钻进我的蚊帐里，咬得我浑身起疙瘩，然后好似嘤嘤地打着饱嗝。

城里的夏日，灼热而憋闷，让人寢食难安。中午，我和小伙伴在杨树的树荫下铺上凉席，仰面躺着，感受着丝丝微凉与惬意。树上的知了喝足了树汁，发出“知了，知了”的肆意鸣叫。知了飞走时，尾部总会排出一脉液体。我们一边无奈地抹去脸上飘落的水珠，一边商量着晚上抓了猴。黄昏时，我偷偷拿着爸爸值夜班时用的手电筒，与小伙伴在一棵棵杨树树下搜寻知了猴洞。知了猴洞起初仅有针眼大小，用手指一戳，洞口立刻变大；然后，我把手指伸进洞里，拽着它的前爪，轻松地把它提出洞口。天黑后，知了猴纷纷爬出洞寻找树干。我们用手电筒照着，抓起来更容易。回家后，我把抓来的知了猴留了两个放进蚊帐里，等第二天早晨，它们就“扑楞”着翅膀会飞了。剩下的知了猴，我用针扎几个小孔，泡进盐水里腌制；次日把它们捞出油炸，知了猴就变得胖乎乎的，吃到嘴里又香又脆。

在众多虫鸣里，我最喜欢听的是蝈蝈那“吱吱—吱吱”的叫声。它的叫声不似知了那般聒噪，也不像蜜蜂那样细弱，而是清脆悦耳、舒缓悠扬，仿佛是盛夏里一串串美妙的音符。在城里，蝈蝈的叫声常常是从蝈蝈笼里传来的。烈日下，一位乡下老汉，肩扛着一根长棍，上面挂着几十只拳头

大小的蝈蝈笼子，沿街叫卖。蝈蝈的叫声此起彼伏，仿佛是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合唱音乐会。我没有钱买蝈蝈，只好眼馋地跟着老汉走，耳朵紧紧凑向蝈蝈的叫声，不舍得移开。那时我总在想，这么好听的声音，若能去田野里听个够，该多好。直到九岁那年，我回到农村姥姥家，这个愿望得以实现。乡村的田野、草丛中，蝈蝈的欢唱声，漫过田埂，飘进耳畔。我循声蹑手蹑脚地靠近，它却立刻机警地噤声；我俯身仔细搜寻，它却早已逃之夭夭。不过，经过屡次失败，我终于逮到一只油光碧绿的蝈蝈。姥爷用芦苇皮给我扎了一只蝈蝈笼，挂在门槛上，让我每天都能听到蝈蝈美妙的歌声。

在众多虫鸣中，蟋蟀（也称蚰蚰、促织）的鸣叫最有趣味，也最能表达其生活中的复杂情感：求偶时的鸣叫清脆而温婉，争斗时的叫声急促而威严，晚秋时的声音则嘶哑而悲凉。民间自古就有养蟋蟀、斗蟋蟀的习俗，就连达官贵人，甚至皇帝，都对它痴迷。明朝就有民谣：“促织瞿瞿叫，宣德皇帝要。”说的是明朝宣德皇帝，就十分喜欢蟋蟀。

儿时，捉蟋蟀、斗蟋蟀也曾是我们最喜爱的一项娱乐。我们大院西南角有一个警卫连的菜园，我们叫它“南菜园”，里面猪圈里养着猪，地里栽种着果树及各种蔬菜，空闲处还摆放着咸菜缸等杂物，是蟋蟀天然的藏身之处。但菜园门紧邻大院的门岗，不让外人进入。我们就偷偷翻过围墙跳进去，循着蟋蟀“瞿瞿”的叫声，从猪圈的墙缝里、咸菜缸下等处，捕捉到一只只蟋蟀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入叠好的小纸袋里。回到家里，经过筛选后，我将蟋蟀分别放入垫了土的陶罐、搪瓷杯等器皿里，放些大米等粮食养起来，我最多时养了十多只蟋蟀。

父母嫌蟋蟀的叫声太吵闹，影响休息，我就在家门外空地上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坑，把蟋蟀罐全部放在里面，上面用木板盖着。有了蟋蟀，我就和其他有蟋蟀的小伙伴相约斗蟋蟀。我们几个撅着屁股蹲在地上，将各自的蟋蟀放入一只较大的陶罐里。只见两只蟋蟀一进罐，就用头上长长的触须探寻着；一旦触须接触到对方，便立刻冲向前去撕咬起来。“两军对阵，勇者胜！”一只蟋蟀很快败下阵来，调头就跑。赢的蟋蟀一边得意地“瞿瞿”叫着，一边抖动几下身体，仿佛在炫耀胜利。这时，谁的蟋蟀赢了，谁就感到特别有面子。

岁月在四季的虫鸣中轮回。此刻，夏风又起，虫鸣伴着花香，一如儿时那般温馨。虫子是大自然的精灵，其鸣声虽音调各异、强弱有别，却同样蕴含它们对生命的真意与情感的追求。虫鸣绝不是简单枯燥的声响，它诠释了天地间生命的永恒，带给孩童别样的生活情趣和欢喜，更蕴藏着对生命本真的热爱与向往。

风物咏

## 故乡的胡同

柳君

故乡的胡同，是刻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印记。它没有城市街巷的规整繁华，只是几户农家院墙围出的窄窄小道，弯弯曲曲，宽窄不一，一头连着村口的田野，一头牵着袅袅炊烟。

春日的胡同，总被生机与绿意包裹。水滴石穿的印记还留在屋檐下，几场春雨过后，泥土混着青草的清香弥漫开来，墙根下冒出青苔和嫩绿的野菜，篱笆上的牵牛花顺着土墙攀爬，粉紫相间，随风轻晃。放学归来的孩童，总爱在胡同里追逐嬉闹，男孩子总爱打瓦、打捡子，女孩子总爱跳方格、踢毽子，毽子在空中飞来飞去。他们蹲在路边捉蜗牛、追蝴蝶，清脆的笑声惊飞了墙头的麻雀，也为寂静的胡同添了几分热闹。

夏日的胡同，是村民们天然的纳凉宝地。老梧桐、老槐树撑开浓密的树冠，挡住毒辣的阳光，留下一片清凉。傍晚时分，大人们搬来椅子板凳，一排一排的老人，在那晒太阳、拉呱、开玩笑，摇着蒲扇围坐树下，聊着庄稼的长势，说着邻里的家长里短，话语温和。奶奶手中的蒲扇轻轻摇动，时不时给爷爷摇几下，乘着风凉，爷爷不时抽上几口烟袋，缕缕青烟飞向空中。晚风拂过枝叶，伴着蝉鸣声吱吱叫，在蝉声中，一会儿鸣呀，一会儿飞得倦，我们在温柔的声音里渐渐入眠。

秋日的胡同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胡同两旁晒满刚刚剥下来黄中带绿的玉米、火红的辣椒、紫色的茄子。小院墙里面的小菜园，种着绿油油的青菜，有韭菜、花心菜、香菜、小葱，在井水和阳光的滋润下生长得格外秀美。菜园一头是一口水井，正是这井水把家家户户的菜地滋润得格外湿润。墙头上、平房上，家家户户晾晒着谷物，空气里飘着甜甜的粮食香味。孩子们在粮堆间捉迷藏，脚下的落叶沙沙作响，墙脚下一串一串的青苔，散发着浓浓的霉菌味。偶尔摘下枝头的枣子，咬上一口，清甜四溢，满是童年的快乐。

冬日的胡同，安静却不失温情。落雪时分，白雪覆盖小道，银装素裹，宛如玉带。大人们拿着扫把，清扫着路上的积雪，孩子们在雪中堆雪人、打雪仗，欢声笑语驱散了冬日的寒意。过年时，胡同里鞭炮声声，时不时空中传来二踢脚清脆的响声，随着一股青烟随风飘去。春联映红了院墙，邻里互相拜年问好，淳朴的温情，暖透了整个寒冬。

岁月流转，故乡渐渐有了新模样，水泥路代替了土路，矮墙也换了新颜，那条胡同早已不复当年模样。可那些在胡同里奔跑的时光，那些熟悉的乡音与温暖的陪伴，始终清晰如昨。

诗歌港

## 儿童节

邓兆文

越老越想过儿童节  
羡慕那时系着红领巾  
走路带风的样子

作业也出彩，削铅笔  
木屑都带花  
老师还划了那么多红圈  
从不与同桌红脸  
受点气，也不会挥拳  
而是彼此拉勾言欢

## 写给家乡（组诗）

高翠玉

一

知道你要来  
苹果公园的河床  
杨柳以及生灵都乱了阵脚

站在山顶远望  
一泓泉水润出十里花香  
春泥被雨水打湿  
触角沾着苹果花的香甜

低垂的白云，随手可摘  
远山青黛瀑布一样轻泻  
无边花海弥漫着淡淡的清香

春在枝头上绽放  
春开一树花，秋收一树果

二

三月春风轻轻一吻  
石门顶的梅花就羞红了脸  
风过处，那些激情  
燃烧出袅袅芬芳

如果没有梅花的绽放  
石门顶会很寂寞  
你我的眼波  
也不会水光潋滟

三

在喊出你名字的那一刻  
我的心已被你牢牢拴住

龙脊般的梯田  
在晨雾中缭绕缠绵  
仙景般从云霄散落于人间

两山谷之间  
跃起一朵巨大白云  
仿佛一块白玉  
镶嵌在翠绿山谷间

田野似千军呐喊  
万马奔腾  
与连绵起伏的山峦  
构成壮观画卷

蓝天、白云、秀峰、奇水  
让人误入了世外桃源

在水一方的爱人  
如今就在我眼前